



红梅的记忆

The Memory of Red Plum

徐钢 Xu Gang

最近，对于吕澎所主导的“溪山清远”的批评声音不断，认定上一届的成都双年展是当代艺术离开自我表达、叛逆精神、而向传统回归的一个指向，而且有和强权妥协的嫌疑。有异议是中国当代艺术继续健康发展的表现，可惜这些批评的声音大多是大而化之，笼统而武断，特别是将“溪山清远”和“红梅飘雪”相提并论，似乎张晓刚最近所作的《红梅》是代表了同样的趋势。我无意为张晓刚辩护，更不屑于和缺乏严谨的研究的批评声音作无谓的争论，只是想从记忆这个角度，看一看张晓刚近作和他的从个人历史切入大历史的一向姿态有没有什么偏离的地方。

记忆就像一颗颗纽扣，解开的并非是真实的躯体，而被扣上的也不一定是秘密。记忆不再是简单地回顾，它在今天和昨天之间徘徊，有时更似一种追问和反省。——张晓刚，2012年2月15日

记忆，在西方的语境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在科学和医学领域，记忆的生理、心理、化学机制在不断被深入研究中，但是在当代的“记忆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文学者，研究的是记忆中非生理的、社会的因素，从个体的创伤、到集体的对某一事件的共同回忆、到记忆的文学和视觉表现、再到利用个体和集体记忆达到某种政治利益的“记忆政治”，都是人

文学者越来越关注的热点。

我特别关注的一个学者，保罗·西克（Paul Ricoeur），从对犹太大屠杀的研究出发，仔细审视了记忆的各种形态：如何记忆，怎样忘却，记忆是怎样被扭曲、被利用的，等等。在他的笔下，“记忆”不再是一个完整不可分的概念，而是三个概念组成的：Memory（被动记忆），Recollection（回忆），Remembering（积极记忆）。被动记忆就是我们头脑里处理的信息，回忆是不断把旧的信息调出来，从而保持记忆弥新，而积极记忆则是有意地去回忆，不满足于简单调出来记忆，而是用记忆去达到某种政治、文化的批判。

张晓刚大约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中最关注记忆问题的。不仅仅是“失忆与记忆”系列，从他最初的创作开始，记忆就成为一条贯穿始终的线

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晓刚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印记便是记忆，而对他来说，“在今天和昨天之间徘徊”、“更似一种追问和反省”的记忆非常接近于西克所说的积极记忆。在张晓刚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各种视觉元素在强烈的风格感掩藏下实现他的积极记忆：从黑山时期的山羊，到幽灵时期的纠结的白色床单，到八十年代末期的宗教和爱和个人阅读的重叠，再到大家庭中的光斑，都是如此。这种积极记忆虽然非常个人化、隐私化，但是并不是被动记忆，也不是一般的回忆，而是有目的的，或是为了质问生命的存在意义，或是为了掩藏现实政治的创伤，或是为了将书本的逻辑和艺术的视觉重合在一起。因为张晓刚的不断探索，他的艺术可以说是不仅仅关于记忆，更是关于记忆被积极调动的过程的显现。我称之为“关于记忆的视觉记忆”，张晓刚的绘画也就有了“元绘画”的意味。

早期和“大家庭”时期的张晓刚，所有的视觉记忆都是通过人的脸和身体来实现。那种眼睛里的无助感、脸部表情的呆滞和身体的呆板，都是极力隐藏惨烈和不稳定、不确定的记忆的努力。而近年来，通过“失忆与记忆”的过度，张晓刚越来越开始着力构造记忆的空间感，或者说在去掉人形的空间中进行积极记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具体的例子之一就是他的梅花。

在2003年，还是在如火如荼画各种大家庭人物的时候，张晓刚就开始尝试把类似照相馆中的固定道具加进背景中去，比如这张《女孩》：

全身的造型，盆景似的腊梅，凸现了照相馆中那种虚假的情境，而角色的扮演又是无比真实，既荒诞又感人，作为背景的腊梅正是一颗张晓刚所说的“记忆的纽扣”，扣上了什么，又解开了什么。

这样的纽扣在视觉中越来越清晰，到了2006年，一张男孩和一张女孩，腊梅开始变得丰满，从背景挪到前景中来：

虽然人物还占据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由腊梅带来的记忆空间越来越重要。而到了2011年的这一张，车窗中的红梅轰轰烈烈地变成了主角，代替了男孩女孩，代替了逝去的母亲，而载有多重复杂的意义：艺术家年轻时候读书和旅行的记忆，那个年代特有的视觉符号，以及车窗（或是电视机屏幕）所造成的现象学所说的“括弧效果”：只有把一样物体完全从原来的语境和情境中隔离开来，任我们四边检视，才看出事物的本质。这一张红梅的本质？还是关于记忆痕迹留存的视觉记忆。

既然“元绘画”的意味越来越强烈，那么车窗的框架还有必要存在吗？也许，毛糙的排刷刷出来的背景就足够成为类似车窗、照相馆场景等



等媒介本身了？张晓刚继续虚化背景的结果就是这张2011年的巨制，将车窗里的梅花从镜像中逆反回来，而拿掉所有的车窗、大衣等等元素。枝上鲜艳的梅花，每一个红点都是某种记忆的凝结，而整体上又有一种强烈的病中挣扎的生命鲜活、忧郁和激奋并居。

阅读张晓刚这样的艺术家，绝不能孤立看一幅作品，而是将他的全部创作生涯贯穿起来看。如果孤立看最后这一幅梅花，也许有人就会得出张晓刚向传统回归的结论，而事实恰恰相反：张晓刚在个人的记忆空间的构造上又走了先锋探索却又和他所有以前的探索一脉相承的一步。